

I 565.4/81

企 鵝 島

〔法〕法朗士著

郝 运 译

Anatole France
L'ILE DES PINGOUINS

本书根据 Calmann-Lévy 版译出

企 鹅 岛

(法)法朗士著
郝 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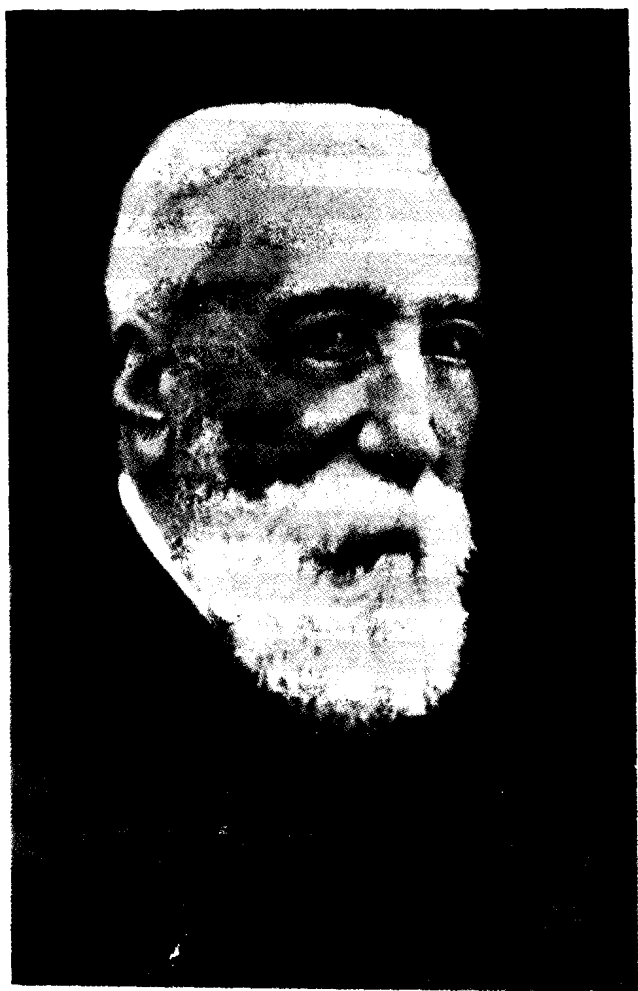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1 字数 209,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册

书号: 10188·235 定价: (六)0.90元



著 者 像

目 次

序	1
---	---

第 一 卷 起源

第 一 章	圣玛埃尔的生平	15
第 二 章	圣玛埃尔的使徒使命	16
第 三 章	圣玛埃尔的诱惑	23
第 四 章	圣玛埃尔在冰海上航行	26
第 五 章	企鹅的洗礼	29
第 六 章	天国里的一次会议	32
第 七 章	天国里的一次会议(续完)	43
第 八 章	企鹅的变形	50

第 二 卷 古代

第 一 章	最初的衣服	55
第 二 章	最初的衣服(续完)	60
第 三 章	田地的定界和财产的起源	61
第 四 章	企鹅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	65
第 五 章	克拉康和奥博萝丝的结婚	68
第 六 章	阿尔卡之龙	70

第七章	阿尔卡之龙(续)	74
第八章	阿尔卡之龙(续)	76
第九章	阿尔卡之龙(续)	79
第十章	阿尔卡之龙(续)	82
第十一章	阿尔卡之龙(续)	86
第十二章	阿尔卡之龙(续)	89
第十三章	阿尔卡之龙(续完)	92

第三卷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第一章	虔敬者布里昂和格拉莫加纳王后 . . .	97
第二章	伟大者德拉科——圣奥博萝丝的 圣骸的迁移	101
第三章	克律夏王后	104
第四章	文学：约翰尼斯·塔尔帕	108
第五章	艺术：企鹅国的早期画家	111
第六章	玛尔博德	119
第七章	月亮里的预兆	135

第四卷 近代：特兰科

第一章	鲁坎大婶	141
第二章	特兰科	146
第三章	奥布吕比尔博士的旅行	150

第五卷 近代：夏蒂荣

第一章	尊敬的阿加里克神父和科纳米斯神父 .	157
-----	--------------------	-----

第二章	克律肖王子	165
第三章	秘密会议	168
第四章	奥利弗子爵夫人	173
第五章	德·博塞诺亲王	178
第六章	海军元帅的垮台	185
第七章	尾声	194

第 六 卷 近代：八万捆干草案件

第一章	杜·斯规尔公爵葛雷多克将军	201
第二章	比罗	205
第三章	德·莫贝克·德·拉·唐迪林克斯 伯爵	208
第四章	科隆邦	212
第五章	尊敬的阿加里克神父和科纳米斯神父	216
第六章	七百名比罗	221
第七章	比多-哥基依和玛尼弗洛尔。社会 党人	225
第八章	科隆邦诉讼案件	233
第九章	杜雅尔神父	239
第十章	肖斯皮埃推事	245
第十一章	尾声	249

第 七 卷 近代：塞雷斯夫人

第一章	克拉朗斯夫人的客厅	257
第二章	圣奥博萝丝会	261

第三章	伊波利特·塞雷斯	266
第四章	一位政治家的婚姻	273
第五章	维齐尔内阁	278
第六章	宠姬的沙发	283
第七章	第一批后果	287
第八章	又一批后果	291
第九章	最终的后果	298
	企鹅国文明的顶峰	304

第 八 卷 未来：永远没有完的历史

§ 1	311
§ 2	317
§ 3	321
§ 4	326

译后记	329
----------------------	------------

序

尽管看上去好象有种种显然不同的消遣在吸引着我，我活着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毕生精力用来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写一部企鹅人的历史。我勤奋工作，决不让自己被那些经常出现，有时候似乎还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吓倒。

我从事挖掘，从地底下去发现这个民族的文物。人类最早的书籍是石头。我研究了那些可以看作是企鹅人的早期编年史的石头。我在大洋岸边发掘了一座未曾遭到破坏的古墓，照例找到了一些石斧、铜剑、古罗马钱币，还有一枚值二十苏^①的钱币，上面有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一世^②的头像。

至于有史时期，比尔加登^③修道院的修道士约翰尼斯·塔尔帕^④的编年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正因为企鹅国上中世纪的历史至今没有发现别的资料，所以我才能大量地引用这部

① 苏：法国古代辅币名，二十苏合一法郎。

② 路易·菲力普一世(1773—1850)：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逃亡英国。此处说在古墓中发现十九世纪的钱币，显然有讽刺的意思。

③ 比尔加登：英语 *beargarden*，意思是“嘈杂的地方”。读音与法国的圣贝尔纳修会中的 *bernadin* 这个字相近。

④ 塔尔帕：拉丁文 *talpa*，意思是“鼹鼠”。

编年史。

从十三世纪起资料比较丰富了；资料一丰富，工作反而不顺利。撰写历史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永远没法准确地知道过去的事是怎样发生的。资料越丰富，历史学家的困难也越大。当某一事件只有一个出处证明时，我们会不太犹豫地加以接受。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出处时，困惑就会跟随产生，因为这些出处总是互相矛盾，无法调和。

对两个出处加以取舍，毫无疑问，有时候是有着强有力的科学理由的。但是这些科学上的理由从来没有强到足以抵挡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偏见和我们的兴趣，或者强到足以战胜凡是严肃的人都免不了的大脑轻率。因此我们经常总是以偏袒或者轻浮的态度来叙述史实。

我曾经去找过许多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把我在撰写企鹅人历史时遇到的困难说给他们听。我受到他们的蔑视。他们望着我，露出怜悯的笑容，仿佛在说：“难道我们写历史吗？难道我们花力气去从文献资料里提取出哪怕是一丁半点的生活和真理吗？我们仅仅是原封不动地发表文献。我们看重的是文字。只有文字才是感觉得到的，明确的。精神却并非如此。思想就是幻想。除非是狂妄自大的人才会写历史；那需要想象力。”

这一切都可以从我们的古文字学大师的眼光和微笑里看出。和他们交谈使我丧失了勇气。有一天，在同一位杰出的印章学家谈过一次话以后，我变得比平时还要沮丧，突然间我又念头一转，心里想：

“可是，现在还有历史学家；这种人还没有完全绝迹。精神

科学学院^①里还保留着五六位。他们并不发表文献。他们撰写历史。这些人不会对我说，除非是狂妄自大才会从事这种工作。”

这个想法使我恢复了勇气。

第二天(现在写成 *le lendemain*, 过去写成 *l'en demain*^②), 我登门拜访他们中的一位, 他是一个精明的老头儿。

“先生,”我对他说, “您经验丰富, 我是特地来向您求教的。我尽了最大努力撰写一部历史, 可是一点成绩也没有。”

他耸耸肩膀, 回答我:

“我可怜的先生, 您花那么大的力气, 有什么用呢? 按照一贯情况, 您只需抄袭那些名家, 为什么要去撰写历史呢? 如果您有新的观点、独创的见解, 如果您从使人感到意外的角度来阐述人和事, 您就会引起读者的惊讶。而读者是不喜欢感到惊讶的。他们在历史书里找寻的只是那些他们早已熟悉的老生常谈。您打算教导他们, 反而会使他们感到丢脸, 感到气愤。请您不要去启发他们, 他们会大叫大嚷, 说您侮辱了他们的信仰。

“历史学家互相抄袭。他们这样做既可节省精力, 又可避免显得自己过分自负。请您模仿他们, 不要有独到的见解。一个有独到见解的历史学家会遭到普遍的怀疑、轻视和厌恶。

“如果我在我的历史书里加进新鲜东西, 先生,” 他补充说, “难道您相信我会象我现在这样受到重视, 受到尊敬? 况且新鲜东西是什么呢? 是放肆无礼。”

① 精神科学学院: 全称为“精神科学与政治学科学院”。见第10页注①。

② *l'en demain* 是法语 *lendemain*(第二天)的古代写法。

他站起身来。我对他的殷勤接待表示了谢意，已经走到门口，他又把我叫住：

“再说一句。您如果希望您的书受到欢迎，那就不要错过任何机会赞扬构成社会基础的那些美德：对财富的尊重，虔诚的宗教感情，特别是穷人的安于天命，那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先生，您要宣称，在您的历史书里，论述到财产、贵族阶级和宪兵队的起源时，它们将受到应有的尊重。要让人知道，在超自然现象出现时您承认它的存在。在这种条件下，您可以在有教养的人士中间取得成功。”

这些明智的意见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很值得重视。

我在这儿不准备谈变形以前的企鹅。它们直到离开动物学进入历史学和神学的那一时刻，才属于我研究的范围。我指的正是被伟大的圣玛埃尔变成人的那些企鹅。不过还需要略微说明一下，因为在今天，“企鹅”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意义上的混淆。

在法语里我们把属于企鹅科的一种北极地区的鸟叫做企鹅，我们把栖息在南极海洋的海雀科的那一类型叫做海雀。例如 G. 勒科安特先生在他的贝尔吉卡号旅行记里就是如此，^①他说：“居住在热尔拉什海峡的各种鸟里，海雀当然是最为有趣的一种。它们有时候不确切地被人称为南方的企鹅。”

① 参阅 G. 勒科安特著《在多海雀的地区》，布鲁塞尔，1904年，8开本。

——原注

（比利时探险家热尔拉什曾于 1897 年到 1899 年率领贝尔吉卡号到南极探险。）

J.-B. 夏尔科医生^①却相反，他肯定地说，只有南极的这种我们叫做海雀的鸟才是真正的企鹅，他的理由是 *pinguinos* 这个名称是从一五九八年到达麦哲伦海角的荷兰人那里得来的^②，毫无疑问是因为它们的肥胖。但是如果海雀叫做企鹅，那么企鹅又应该叫什么呢？J.-B. 夏尔科医生没有告诉我们，看来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好吧！就让他海雀变成或者重新成为企鹅，对这一点应该表示同意。既然是他头一个介绍这种鸟，那他就有权利给它们定名字。至少他允许北方的企鹅仍旧叫企鹅。这样一来就有了南方的企鹅和北方的企鹅，南极企鹅和北极企鹅，企鹅科的或者说原来叫企鹅的企鹅和海雀科的或者说过去叫海雀的企鹅。也许这会给关心蹊足类的描述和分类的鸟类学家带来困难。他们势必会考虑到，各自分布在南北两极的两科动物，有好些地方，特别是喙、翅膀和爪子不同，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它们到底是不是合适。对我来说，这种混淆毫无关系。在我的企鹅和 J.-B. 夏尔科先生的企鹅之间，尽管有不同之处，但是相似之处更多，而且更深刻。两者引人注目的都是严肃沉着的外表、滑稽可笑的威严神色、坦率轻信的随便态度、开玩笑的善良性格、又笨拙又庄严的举止。二者都爱好和平，多嘴饶舌，爱看热闹，热心公共事务，也许还有点儿嫉妒有权有势者。

① 参阅 J.-B. 夏尔科著《法兰西南极探险日记》，1903 年，1905 年，巴黎，8 开本。——原注

② 拉丁文 *pinguis* 意思是“肥胖的”，但法语：*pingouin*（企鹅）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凯尔特语 *pen gwen*，意思是“白首”。

我的北极地带的企鹅，老实说，翅膀没有鳞片，而是长满小羽毛。它们的腿和南方的企鹅相比，虽然长得没有那么偏向后面，但是走起路来照样挺胸昂首，摆动身体，神气十足。它们的卓越的喙(卓越的骨头)是促使使徒把它们误当成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承认，我的这部作品是属于那种旧的历史书；那种历史书记载了一系列留传下来的事件，并且尽可能说明前因和后果。这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不再使治学谨严的人感到满意，古代的可利俄^①到了今天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废话连篇的女神。将来很可能有一种比较确实可靠的历史书，研究生活状况的历史书，来告诉我们某一时期某一民族在各个活动领域里的生产和消费情况。这种历史书将不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门科学，它将具有过去的历史书所没有的准确性。但是撰写这种历史需要大量的统计材料，而这正是至今所有民族，特别是企鹅人所缺乏的。现代民族可能有一天会提供出写这样一部历史的资料。对人类的过去时期，恐怕只好满足于过去那种形式的叙述了，而它能否引人入胜全由叙述者是否有洞察力和诚意来决定了。

正如阿尔卡^②的一位大作家所说的，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由罪恶、贫困和疯狂交织而成。企鹅人跟别的民族一样，也不例外。然而企鹅国的历史有着它令人赞叹的部分，我希望我

① 可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掌管历史。

② 阿尔卡：本书中的企鹅岛叫阿尔卡，也是企鹅国的首都名。

已经把它们很好地写了出来。

企鹅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好战的。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哲学家雅科，在一幅小小的风俗画里描绘了他们的性格，我在此加以引用，读者看了肯定不会感到不高兴的：

“贤人格拉西安在德拉科王朝的末期，来到企鹅国游历。有一天他穿越一个凉爽宜人的山谷。纯净的空气里响着母牛的铃声。他来到一座茅屋旁边，坐在一棵橡树下的长凳上。茅屋门口有一个妇女在给小孩喂奶。一个小男孩在跟一条大狗玩耍。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坐着晒太阳，嘴唇微微张开，吮吸着阳光。

“这一家人家的男主人，年轻力壮，请格拉西安吃面包，喝牛奶。

“鼠海豚国^①的哲学家吃过这顿乡村风味的饭，说：

“‘一个可爱的地方的可爱的居民，我感谢你们。这儿的一切都充满了快乐、融洽与和平。’

“他正这样说着，有一个牧羊人吹着风笛走过，吹的是一首进行曲。

“‘这个曲子节奏如此强烈，是什么曲子？’格拉西安问道。

“‘这是向鼠海豚人作战的战歌，’农人回答。‘这儿的人都唱。小孩子在说话以前就会唱。我们都是企鹅国的好国民。’

“‘你们不喜欢鼠海豚人？’

“‘我们恨他们。’

① 鼠海豚国：鼠海豚是大西洋中的一种海豚。如果说作者用企鹅国来影射法国，那么鼠海豚国就应该说是影射英国。

“‘你们有什么理由恨他们?’

“‘这还用问?鼠海豚人不是企鹅人的邻人吗?’

“‘毫无疑问。’

“‘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企鹅人才恨鼠海豚人。’

“‘难道这能成为一个理由?’

“‘当然。邻人就意味着敌人。您看跟我的土地相连的那块土地。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恨的那个人的土地。除了他,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山谷对面的坡子上,桦树林子下面的那个村子里的人。在这个四面封住的狭窄的山谷里,只有那个村子和我这个村子。两个村子是仇敌。每一次我们的小伙子和对面的小伙子相遇,都要动嘴相骂,动手相打。而您竟希望企鹅人不是鼠海豚人的敌人!难道您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主义?不,听一听从我的胸膛里发出来的两声叫喊:“企鹅人万岁!打死鼠海豚人!””

在十三个世纪里,企鹅人一直在跟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打仗,虽然胜败的命运不定,但是他们的热情始终不衰。后来在短短几年里,他们就对他们长期热爱的东西感到了厌恶,对和平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爱好;他们在表达这种爱好时,态度毫无疑问是尊严的,不过口气是再真诚没有了。他们的将军们对这种新的情绪感到十分满意。军队里的全体军官、士官和士兵,新兵和老兵,都很乐意去适应它。发出怨言的只是那些卖文为生的作家、钻图书馆的学者,感到不满的只是那些没有双腿的残废者。

上面提到过的哲学家雅科还写过一类劝人为善的小故事,诙谐而有力地描绘了人类各种不同的行为。他在其中还

掺杂了他自己国家历史上的好些特征。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伪造的历史；还问他，照他看来，他的祖国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大有好处，”哲学家回答。“企鹅人将来看到他们的行为被歪曲成这样，而且丝毫没有过去让他们感到得意的东西，他们会认为这样更好，也许还会因此变得明智起来。”

凡是可能使艺术家感到兴趣的东西，我希望在这部历史书里都没有被漏掉。读者可以从中发现有一章是关于中世纪企鹅国的绘画的。如果这一章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完整齐备，那也不能怪我，读者只要读了我用来结束这篇序文的可怕的故事，就会相信。

去年六月间我心血来潮，就企鹅国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去求教《世界绘画、雕塑及建筑史》的学识渊博的作者，现在已经离开人世的菲尔让斯·塔皮尔^①先生。

我被领进他的书房，只见在一张有活动柱面盖的书桌后面，一大堆文件下面，坐着一个矮小的人，眼睛近视得厉害，戴着金边眼镜，眼皮不停地眨动。

为了弥补眼睛的缺陷，他的那只会动的长鼻子具有灵敏的触觉，探索着可感知的外在世界。菲尔让斯·塔皮尔用这个器官接触艺术，接触美。我们注意到，法国的音乐评论家往往是聋子，艺术评论家往往是瞎子。这使他们有可能进入美学思考所必需的冥想境地。如果菲尔让斯·塔皮尔有一双善于辨认神秘的大自然用来包藏自己的形式和颜色的眼睛，您

① 塔皮尔：法语 *tapir*，意思是“獾”。獾的鼻子很长。

相信他能爬上一座由印刷和手写的资料堆积起来的高山，到达理论上的唯灵论的顶峰吗？他能创立使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艺术都集中到它们的最高目标法兰西研究院^①来的这种强大的理论吗？

书房的四壁，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捆捆参差不齐的纸，一只只快要胀破了的文件夹，一个个放着多得数不清的盒子的卡片。我怀着钦佩里搀杂着恐惧的心情望着这好象立刻就要倾泻下来的由学问汇集而成的大瀑布。

“大师，”我声音激动地说，“我求助于您的善心和您的学识，它们二者都是无穷无尽的。您不会拒绝对我的企鵝国艺术的起源的艰苦研究工作给以指导吧？”

“先生，”大师回答我，“我掌握一切艺术，您听好，分门别类，按字母排列，用卡片掌握了一切艺术。与企鵝人有关的那一部分我义不容辞，完全听凭您使用。从这个梯子爬上去，把您看见的在那上面的一个盒子取下来。您可以在里面找到您所需要的一切。”

我战战兢兢地照着他说说的去做，但是刚把那个倒霉的盒子打开，蓝色的卡片就洒了出来，从我的手指间滑过，纷纷散落。旁边的盒子受到感应，几乎立刻自己打开了，淌出象一股股流水似的粉红色、绿色和白色的卡片；渐渐所有盒子里的卡片都洒下来了，五颜六色，象四月山腰上的瀑布一样发出哗哗的响声。一分钟之后地板上铺满厚厚的一层，卡片如同从汲不

① 法兰西研究院：法国最高学术机构，由以下五个科学院组成：法兰西科学院、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自然科学院、美术科学院和精神科学与政治学科学院。